

02

白色恋人2008版
FATAL LOVE

无处可逃 著
Wuchuketao Works



Right Here Waiting

那一杯咖啡的爱情

那一杯 —

咖 —

啡 —

的 —

爱 —

情 —

Right Here Waiting

当【情定大饭店】的宋允儿遇上【爱上女主播】的张东健

你只要记得，这个时刻，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会永远地等你……

新世界出版社

THERE WILL BE A PERSON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FOREVER



那一杯咖啡的爱情

Right Here Waiting

新世界出版社



02

白色恋人2008版
FATAL LOVE



Flight Here Waiting

那一杯咖啡的爱情

无处可逃♥著

Wuchukatsao Works

作者：无处可逃

责任编辑：吕晖

特约编辑：阿喜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334734（010）68336573（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336998（010）68336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邮箱：nwpc@public.cta.cn

版权部电子邮箱：rank@nwp.com.cn

邮购部电话：+86（10）68336306

印刷：北京世通昌电子图文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730 1/32

字数：130千字 印张：8

版次：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734-1

定价：23.00元

新世界出版社

北京世通昌电子图文印刷厂印刷
北京世通昌电子图文印刷厂印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一杯咖啡的爱情/无处可逃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228-734-1

I.那... II.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88634号

那一杯咖啡的爱情

策 划: 记忆坊图书

作 者: 无处可逃

责任编辑: 吕 晖

特约编辑: 四 喜 央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30千 印张: 8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734-1

定 价: 23.00元



手捧一杯咖啡，肆意漫步，车水马龙，而眼神
肆意流连。

流连在清脆可口的年轻时节。

流连在静谧封锁的脑海深处。

流连在不甚期待的未来某处。

但，请千万记得回首，原来总还有一个人在等
你，直到向他安心地伸出手。

那一手的温暖，甚似你安静地独握一杯热饮。

目录

CONTENTS

- Chapter 01 拿铁咖啡 001
- Chapter 02 爱尔兰咖啡 014
- Chapter 03 维也纳咖啡 026
- Chapter 04 欧蕾咖啡 043
- Chapter 05 碳烧咖啡 056
- Chapter 06 夏威夷咖啡 067
- Chapter 07 爪哇咖啡 074
- Chapter 08 香草咖啡 085
- Chapter 09 卡布基诺咖啡 107



Chapter 10 康宝三咖啡 130

Chapter 11 曼特宁咖啡 140

Chapter 12 柠檬咖啡 153

Chapter 13 薄荷咖啡 161

Chapter 14 橙意咖啡 169

Chapter 15 光环咖啡 177

Chapter 16 摩卡咖啡 185

Chapter 17 加力普索咖啡 195

终曲 焦糖玛其朵咖啡 202

番外 219

Right Here Waiting



Chapter 01 拿铁咖啡

牛奶的香甜和咖啡的苦涩，
那场偶然的相遇，
究竟是甜是苦——又或者两者相等？
又有谁能一眼看到杯底，
或者结局？



Right Here Waiting



大学的时候，李君莫曾经和朋友在操场上一圈圈地逛，然后笑着说：“将来我要开一家小小的咖啡馆，不用考虑生计的那种，安安静静的就好。”

工作了这几年，忙碌地奔走在这个城市，生活中不外乎是家和酒店，心底好些梦想已经淡去——到底没开成。却是发现了这个家附近的小小咖啡馆，和自己曾想拥有的是那么地相似。招牌上亦是沉沉的咖啡色，漂亮的花体字“cafe shop”，明净的落地窗和明黄色的大沙发，还没走进去就有暖暖的气息扑面而来。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推开门，侧头打量了一下，拣了靠窗的桌子坐下，点了拿铁。于是，除了自己拥有的小小单身公寓，这里竟似另一个家一般，只要得空，君莫便跑下楼，安安静静静地坐着，什么都不想。可其实，很多事情，那么深地烙在心底，不用刻意地去想，甚至早已和呼吸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老板娘三十出头，很秀气，不知怎的，眼神总有些沧桑。一来二去，倒也互相间熟悉了，君莫喊她凌姐，常常聊天，偶尔约出去吃饭逛街。她们什么都谈，却只是避开生活，谁也无意提起各自的故事。更多的是在店里，各捧着咖啡。君莫会带上笔记本电脑，噼噼啪啪地写工作材料和报告，偶尔看着外面，飘移的目光不定。凌姐会做各种花式咖啡，熟练地拉出各种奶沫图案，有心形的，圣诞树型的——只有君莫来了，她才会起身去亲自捧出一杯。

君莫在上学时从来不知道咖啡还有这么多学问，在散着异味的教室里，雀巢、麦斯威尔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可就是执著地喜欢。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小资，然后心里有些羞耻感——小资早就不是一个褒义词了，却依然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开咖啡馆！”可是后来才知道咖啡的学问多得很——要学纸滴落式、虹吸式、蒸汽加压式各种抽出加入的方法，还要挑选分辨咖啡豆。这般繁

难，一如生活，总该在适当的时候学会妥协和放弃。

其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迷恋咖啡里浓浓的奶香，饮尽后可以全情投入的繁忙，或者，只是简简单单的，手中的杯子？

南方的秋天就是好，巨大的梧桐树叶打圈，落下，横在地上，经络分明，一脚踩上去，脆脆地发响。

白色的小瓷杯，倒上Espresso，再打上奶沫，加点肉桂粉，侍者端上去：“请慢用，可以续杯。”一对小恋人谈得正欢，两只手隔着粗布的碎花桌布纠缠着。君莫坐在一边，默默看着，突然想起一个词是这么说的——冷眼旁观。可不是吗？所有的生活都是别人的，余下自己，在一个大得没有尽头的城市里忙碌，到头来，连自己在忙什么都分辨不清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月，天气正式转冷。

君莫的家所在的楼盘靠近大学城，交通很方便——所以房价不便宜。父母资助了一大半，君莫也就心满意足地买下了这套单人公寓，倒也不用月月按揭了。她也从来没起过买车的念头，反正地铁站也近。母亲要她学车，她总是摇头：“我从来没有方向感的，老妈你不知道吗？”母亲也就不勉强了，倒是转了一个话题：“前天你阿姨又说要替你介绍了。”

君莫只是笑，母亲本是略有些传统而固执的人，却只是定定看了她一眼，叹口气什么也不说了。

寒冷干燥的日子，即便有阳光，其实也很无力。不过空调很暖，所以望出去阳光也像是有生命，活泼泼地跳跃。店里还空落落的，凌姐细细地擦拭咖啡杯。一对女生进来，点了香蕉奶



昔，低声说笑。

君莫穿着深蓝色呢子大衣，围了格子围巾，头发被风吹得有些零乱了，软软地披在肩头和围巾上。凌姐抬头，见是她便笑着问：“冷不冷？”

“还好。”君莫答。她把大衣搁在一边，拿出了一个红色的咖啡旅行杯，笑着说：“我去冲杯拿铁。”

凌姐答：“牛奶热着呢。”

她慢慢走出来，穿着灰色的毛衣，纤细的手指握着红色的杯子，在角落坐下，蜷在一角，膝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噼噼啪啪地打字。

窗外一辆黑色汽车慢慢停了下来。穿着米色风衣的男子下车，似乎看了一眼手表，于是带着寒气推开门，驻足打量了一下，走向一号桌。他的眼神有力，只扫了一眼。“蓝山。”他说，声音低沉悦耳。

这个时候，慵懒的午后，又是双休日，客人多了起来。小店不过请了两个兼职的大学生做服务生，君莫搁了杯子去帮忙。凌姐将托盘给她，将下巴一努：“一号的蓝山。”

君莫心中赞叹了一声：这个男人真有味道。无疑，他长得极英俊，他倒无意掩饰这个优点，只是一眼看去——出众而镇定自若的气质，倒让他的样貌显得并非那样耀眼了。

她小心地将一小杯咖啡放在他的面前：“您的蓝山，请慢用。”

动作妥帖，声音轻柔——韩自扬忍不住抬头看了她一眼，君莫向他微微一笑，眼神清丽而明澈：“先生请趁热喝吧。可以续杯。”

客人并不止他一个，她转身在一侧的桌子上收拾杯子，背对着他。韩自扬的目光无意间划过，她正微笑请一个小男生坐下，

而那个男生却微红了脸颊。于是她明显忍着笑意走回吧台。

隔了一会，君莫回到自己的座位，还是盯着屏幕，偶尔也会想上一想，然后望望窗外，拿起杯子喝上一口。透明的玻璃窗隔了阴冷，她长长的发丝滑落，遮住了小小的脸，她的笑无声、毫不张扬，像一团小小的温火。

韩自扬扫到那细细薄薄绽开的笑容，一直紧抿的嘴角微微一动。旋即转开眼神，窗外停下一辆出租车，走下了一个女子，他轻轻喝了一口咖啡，付账出门。

很久以后，韩自扬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缘分——如果初遇给人留下了片刻的回忆，那么必然会有第二次，从此，深切地融化在一个人的记忆中，再难抹去。

半个月的休假后第一天，君莫这个大堂经理就光荣地响应老总的号召来到基层。口号大概可以说成“体验民情”——恩平曾经在背后唠叨。君莫却只能全盘接受——虽然只是工作一天，却还是觉得别扭。

不仅是她，就是客房部的同事也是难受，工作间里气氛一片沉默，同事间也不能随意说笑，生怕李经理在报告上带上一笔“工作态度不端正”。

其实这些君莫心里都清楚，她也没有办法，往日最讨厌自己晚上轮值，孤单单一个人在偌大的园子里各个楼层跑来跑去，然后抽查员工服务，检查客房，呆在一间简洁的套房里填检查报告，还要在睡梦中提心吊胆会不会有突发情况需要处理——现在倒是巴不得晚上快些到来。

一天的工作很琐碎，布置会场、对客服务，顺便也跑回自己



办公室确认了一位VIP客户，是位通讯业的巨子，即将和酒店进行很多项目的合作。实际上，合作早就开始了，南岱今晚也要举办一场晚宴，好在她一直在休假，暂时就不由她负责。

基层工作所在的4号楼和办公楼相距甚远，君莫踩着高跟鞋跌跌撞撞地来回跑，心中真是有些愤恨。

南岱酒店不一定是H市最豪华的酒店，却准是人们都想来的——H市旅游业发达，于是很少有旺季淡季之分，常年爆满的人住情况，就算捏着大把的钱也未必能在这儿住上一晚。别墅花园式的建筑倚靠在市里唯一一潭小湖边，尤其是那几间湖景房，每天早上推开露台的门，踏上原木的小码头，水面上雾气蒸腾，而群山间苍翠欲滴。便是在这里工作了四年，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于是顺理成章地将这几间湖景房推荐给了好多朋友做新房，可自己却从没住过。

其实君莫有这个权利，只要是轮到她值班——按理值班经理可以选择一间房，可她每次走到总台，总还是要了普通标间。她总是固执地告诫自己，心里最幻想的东西还是不要太接近为好。有一天，生活真连期待都没了，才真是索然无味了。

一系列检查工作完成，已经是十一点半了，君莫刚走进自己的房间，还来不及坐下，电话就响起来。

“很抱歉，李经理，有位客人说她住的房间枕套和床单有异味，我们换了四套她都不满意，正在发脾气。”

“什么客人？”君莫倒是愣了一下，这样的投诉理由倒是闻所未闻。

“是VIP瑞明的客人。”

君莫脑子嗡了一下，瑞明这个客户——今天的晨会上老总还特别强调了瑞明集团和酒店的合作，那几个“机不可失”还着重

加了感叹号，与会者心领神会。每天新闻中都在滚动播出瑞明集团总部落户H市的消息，而南岱如果成了瑞明的长期合作伙伴，无疑是把住了一系重要人脉。

“你去准备一个套房，全部换上新的枕套和床单，给她换房间。”君莫用肩膀和耳朵夹住电话，套上制服大衣往外冲出去。

推进门的时候，她看到一个极高挑的女子站在床前，冷冷地打量正在换床单的服务员，而地上已经堆满了换下的好几套床单和枕套。服务员看到君莫进来，都是松了口气，招呼道：“李经理。”

“小姐，实在对不起。是我们的疏忽让您现在还不能休息。”君莫微笑着对上那张带着怒气的脸蛋，大约刚参加了舞会，化着极精致的妆容，倒露出了欧美式的轮廓风情来。旋即一愣，这张脸很熟悉，好像是自己常买的一本知名时尚杂志上的模特。

“你是经理吗？”廖倾雅随手扯过一张被单，“你闻闻看，究竟有没有味道？”

君莫接过，低头闻了一下，微微皱眉：“小姐，这是洗衣房的疏忽，这几天天气潮湿，可能清洗后没有及时烘干。我已经让他们给您调整到另一间套房中去，床单被套用新的给您换上，您先和我一起过去检查一下，这样可以吗？”

廖倾雅冷冷地看了君莫一眼，点点头。君莫吩咐立在一旁的服务员赶紧帮着收拾行李，方才缓缓引着她出门。

君莫亲自替她开了门，很快服务员送来一套崭新的睡具。廖倾雅看着君莫和服务员把床铺好，低下头去拈了一角放在鼻下，脸色略略缓和，这才说：“可以了。”

君莫接过服务员端在一边的温热牛奶，轻轻放在床头，又低声道歉：“实在是对不起，廖小姐，明天我们会给您送上一张贵宾卡作为补偿。虽然今晚影响您的休息了，还是希望您入住愉快。”



君莫关上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旁的服务员小梁略带沮丧地问道：“李经理，这次是不是算很严重的事故？”

君莫拍了拍她的肩，轻轻说：“不要担心，这件事我不会报上去，总会遇到一两个难缠的客人。我们的床单都经过高温消毒了，哪还有什么味道？”

酒店和瑞明的合作刚刚开始，她实在不敢一时大意去得罪以瑞明总裁的名字登记的贵宾，就算是矫枉过正也顾不得了。

可是回到自己房间，终于还是觉得筋疲力尽，做酒店服务的强颜欢笑是免不了的，心中也难免厌倦了。工作了，才了解到学生时代的两个假期的重要意义，如今兜兜转转地做到了高级白领，薪水让人满意，可在这之间，却还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于是第二日的晨会又险些迟到，君莫几乎是拖拉着那双黑色高跟鞋才跌跌撞撞地坐到恩平旁边。几年的交情，君莫不用转头也知道恩平正不满地上下打量她。她忙自我检查一遍，确认了头发光滑地盘在脑后，制服妥妥帖帖，方才转头去看恩平。

“昨晚又遇上麻烦了。”君莫用口型说着，眼角瞥了下此时唾沫横飞的徐总。

“李经理，今天下午VIP到的时候你和许经理一起去接待，瑞明的营销总监可能还要和你们一起协商他们的新品发布会。”

君莫忙不迭地点头，记录下来，然后又偷偷打了个哈欠。恩平狠狠地掐了她一把。君莫想笑，却又不敢，只等会开完，便磨磨蹭蹭地拖到最后开始整理文件，然后等会议室清空，才懒懒开口：“什么事啊？”

恩平忍不住叮嘱她：“不是刚放完年假嘛！看你今天这样子，眼睛都是肿的——也不化个妆！”

君莫连连讨饶：“我错了啊。可是昨天晚上折腾得太晚

了。”她顿了顿，又笑：“我想买的那个包好像在打折。这个月能不能拿上奖金就看这一次了，你说我能得罪衣食父母吗？”

她将昨晚的事详细地告诉恩平，只听得恩平眼睛发亮，似乎八卦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入住的美丽模特，还是以年轻总裁的名义登记的：“没听说瑞明的总裁有什么女友啊绯闻什么的，你说……我们把这个消息卖给娱乐杂志……够不够你买那个包？”

君莫绷紧脸：“哎，注意职业素质啊！”旋即想了想：“我比较喜欢资源共享，还不如直接在网上发个帖子。”然后再也忍不住，两个人笑成一团。

说笑归说笑，可工作还是得认真地完成。她一直在整理瑞明的资料，这个通讯业界的龙头老大新一季的产品推广也即将开始，南岱已经和瑞明完成了初步的接洽，要承接包括新品发布、客户接待等一系列的业务，这也就意味着瑞明即将成为酒店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君莫休假回来，顿时有种焦头烂额的感觉。

电话铃响起，君莫一看是徐总的专线，不敢怠慢：“徐总您好。”

“这样啊，好的，我立刻去准备。”搁下电话，君莫立刻转拨给客房部胡经理，“胡经理，我们的A区套房还有几间？瑞明的总裁助理刚才打电话来要求订一套常住房，管家式服务。”

“嗯，什吗？”君莫忙忙地记下房号，“我马上过来察看，嗯，是给他们老总订的。下午可能就要陪他们去看房。”

这一顿午饭吃得很是无味，即便是最爱的鸡排饭君莫拨弄了几下还是郁郁地把筷子搁下了。她羡慕地看了一眼恩平，她正津津有味地喝着椰汁。君莫可怜兮兮地叹气：“你说放个假回来我



怎么成这样了，紧张得饭都吃不下了。”

恩平笑：“少来这套，你甜美的笑容一展开，还有搞不定的客户？”这话一点都没错，恩平一向把君莫的笑容称为“无害”的笑容，以往很难缠的客户，只要她去处理纠纷，往那一站，诚恳而微笑着道歉，几乎百战百胜。

君莫闷闷地拨了几口饭，只是说：“这次不一样。”恩平甚少见她这样子，放下了饮料，认真地给她分析：“你知道徐总多么狡猾奸诈吗？为什么让你和许经理一起去？像许经理那样的大美人，往那一站，你就算一声不吭也没关系啊。”她放下手中的果汁：

“况且，你比她有点头脑……有什么好怕的？到时候往她身后一站，也没你什么事。”她撇撇嘴：“反正她也爱出风头。”

君莫忍不住微微一笑。

做酒店这个行业的，对工作人员姿色要求很高，而公关部的许优更是佼佼者，容貌口才身段，绝对是公认的一流。君莫点点头，眉宇间还是带点怨气道：“这次真过分，我才休假上来还没准备呢，怎么就让我去……”她倒不是单纯地害怕，毕竟这种重量级的客户不是没接待过，只是这次准备仓促，君莫向来奉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由得觉得心里没底了。

补上淡妆，总务部便打来电话催促君莫去会议室接客。君莫急匆匆地赶到一号楼，许优已经等在门口，姿容优雅，无懈可击的妆容让君莫觉得安心，她向许优点点头，便静静站着。

徐总陪着一个年轻人从会议室出来，君莫微微讶异，感叹瑞明总裁的年轻，利落的短发和休闲的装扮，甚至有些阳光得过了头。他边走边向两人伸手，态度诚恳，很博人好感。

徐总在一边介绍：“这是瑞明营销部的总监，马初景。呵呵，